

—[庐山诗话]—

历史烟云里的武宁才女

■ 谢飞鹏

武宁山清水秀，不仅出美女，也出才女，《历代武宁人诗词选》收录的女诗人就有十几位，其中一位的故事还被收入《笑诗广记》。

这位才女叫顾惠君，生活在明朝末年。她自幼攻读经书，善于吟诗作对，被人誉为“女秀才”。非常可惜的是，这位才女却嫁了个嗜赌如命的“渣男”。一次，丈夫赌博输个精光，夜里竟然去偷别人家的牛，结果被抓住扭送到县衙。

顾惠君虽然痛恨丈夫不争气，但得知他被捕后也十分焦急。毕竟是夫妻，只有硬着头皮去见县令，恳请宽恕丈夫这一回。县令久闻顾惠君的才名，决定当面试她一下。于是，允许顾惠君以丈夫偷牛一事咏诗一首，若能令他满意，便将她丈夫从轻发落。顾惠君接过纸笔，略加思索后写道：

滔滔河水向东流，难洗今朝满面羞。

贱妾无心比织女，丈夫何事夜牵牛。

在武宁历史上，有很多顾惠君这样的才女，她们的作品很多都优秀可读，可惜大都没有留下姓名。如宋朝有位吴姓女子，《历代武宁人诗词选》收录了她9首七律，描写的都是船滩一带的风景，应该是船滩人。其中《杨湖远水》写得特别优美：

能有这样喜剧性的结局，并且还被《笑诗广记》记载而留名后世，顾惠君确实是幸运的。

在武宁历史上，有很多顾惠君这样的才女，她们的作品很多都优秀可读，可惜大都没有留下姓名。如宋朝有位吴姓女子，《历代武宁人诗词选》收录了她9首七律，描写的都是船滩一带的风景，应该是船滩人。其中《杨湖远水》写得特别优美：

—[庐山风土]—

德化廖氏 德化(今九江)廖氏在两宋时曾为江州地方望族，现庐山北麓太平宫、双塔一带的廖姓人，多为其裔。德化廖氏由虔州(今赣州)迁徙而来，在德化一支的始祖为廖凝。

唐末五代之时，虔州廖氏通族聚居，成为当地一个大家族。到南唐之时，廖氏又出兄弟三人，长廖图、次廖偃，末廖凝。廖图廖凝有文名，廖偃勇武过人，廖氏文武人才俱济，加之族大人众，遂成虔州一大势族。一个家族，势力过大，不但威慑地方，官府也是深为忌惮，如义门陈，就是因为族众势大，连皇帝都下诏遣散分流。鉴于廖氏在虔州的威势，南唐国的虔州刺史钟章，深疾廖氏，派人密切注视廖氏行踪，以便寻找机会予以惩治。廖图看出这一迹象，深为忧虑，便对兄弟们说：“看钟刺史的意图，是想灭掉我们这个家族。官府打算灭掉我们，会有很多借口和机会，如果我们不离开虔州，终会生祸。”于是廖图便率领族人，离开虔州，举族迁往湖南。

其时马殷已在湖南立国称王，是十国之一的楚国。当廖氏一族浩荡而来，马殷见他们声势盛大，顾虑生出事端而难于制服，便打算杀掉他们。马殷身边有个谋臣叫许德勋，此人通经悉易，颇善谏诤术数，便对马殷说：“大王姓马，今有廖氏来奔，廖者，料也，马得料其体必壮。闻言大喜，将要兴旺的征兆，怎么能杀掉他们呢？”马殷闻言大喜，遂将衡山宅院赐给廖氏，这便是衡山廖氏之始。后来荆南王高继兴(荆南亦为十国之一，辖境在湖北江陵一带)，率兵进攻楚国，两军交锋，廖偃竟在阵前生擒荆南猛将高云孟，击败荆南军。马殷果得廖氏之力，保全了楚国。

马殷死后，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王位而相互攻杀，楚国内乱，南唐便乘机出兵灭掉了楚国。此时廖图廖偃已逝，唯廖凝在世，南唐国君李璟知其贤名，诏授他为江州团练使，廖凝便来到了九江。宋灭南唐时，廖凝年已垂老，便举家迁至庐山垆(今铁佛寺下的山谷里)隐居。廖氏便由

杨湖湖水远拖兰，一鉴无瑕万象涵。

混混有声清暮雨，滔滔不息映朝岚。

春波细藻鳞千百，秋水野航客两三。

濯足濯缨随意定，于斯何必利名贪。

这首七律对仗工整，描写生动，气韵清新。特别是“濯足濯缨随意定”句，化用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”，境界也就高了。

清朝有位殷姓女子，留有《洸溪八景》。洸溪发源于石门楼镇中村北岭，过廬下，出马山，从清江汇入修河，她可能就是那里人。她的《马鞍山》这样写的：

嶙峋堪受马鞍山，跨跃扬鞭几跻攀。

酝酿灵机长自在，骅骝崛起白云间。

该诗托物言志，贴切自然。一句“骅骝崛起白云间”，有着干云豪气，可以说是巾帼不让须眉。

两位才女笔下如此优美，日子应该过得比较惬意吧。但不是每位才女都能这样。古人对女性的标准是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有才对女子不一定是好事，弄不好便会“红颜薄命”。下面一位便是如此。她也没有留下名字，北宋人，因为曾嫁给江湖诗派领袖戴复古，后世称她为戴复古妻。

元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记载：戴复古名气未显时，流落到武宁一带。当地有位富翁看中他的才华，便将女儿嫁给他，并留他在家中读书。其实，戴复古在家娶有妻子。按照大宋律令，娶妻之后可以纳妾，但正妻只能一房。戴复古这种做法触犯了律令，相当于现在的重婚罪。几年之后，戴复古想念家中妻儿，才向武宁的妻子及岳父道出实情。富翁大怒，要将戴复古送到官府治罪。但女儿深爱戴复古，不仅请求父亲放他回去，还把私房首饰尽数送给戴复古当作盘缠。

九江姓氏渊源拾趣

■ 老 石

此繁衍，成为德化一旺族。

桃源康氏 庐山桃花源旧称康王谷，是一条长长的峡谷，经旅游开发后，在峡谷尽头筑起了一座城台，称楚城。紧挨楚城有一小村，村民多为康姓，有“康氏宗祠”坐落其间。这里的康姓之民是两千多年前楚国王室的后裔。

楚早在西周便已立国，国王熊氏，春秋时曾在五霸之列(楚庄王)，到战国时为七雄之一。公元前223年，秦灭楚时，楚国的一个王子康王熊绎率领一队楚人仓皇逃亡，这批人马离郢都，别荆楚，一直遭到秦将王翦率军追杀。这批逃亡的队伍跑到庐山南麓，忽然后面追兵杀声又起，他们慌不择路，钻进了山脚下那片苍莽丛生的密林里，顾不得蛇虫走兽的侵袭，只是一味地钻探密林，他们进入了一个峡谷。这时峡谷里突然弥漫起一阵大雾，把峡谷、山峦、密林全都紧紧地包裹起来。秦军追到山脚下，不见人影，但见大雾迷茫，就近搜索，又无路径，便顺着官家驿道向前追去。正是这片密林，更是这阵大雾，拯救了这批逃亡的楚人。后来康王熊绎带领这批人，为避秦祸，就在这峡谷里定居下来，这峡谷也由此被称作“康王谷”。

康王率楚人隐居这峡谷里，为了避免楚王室的宗亲遭到意外灭绝，以便保全王室宗脉，便命许多楚王室熊姓宗人改换姓氏。改成何姓？他想到自己的封号“康王”，便命他们姓康。这就是桃源康氏的起源。在桃花源景区楚城楼台旁有块碑刻，简述了桃源康氏的由来。这块碑刻是景区开发时新立的，其中关于康氏渊源的叙述，是以《南康府志》所采《图经》及《纪游集》的记叙为蓝本。至今这里的乡民们仍有熊、康二姓不通婚的习俗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宗原。

星子宋氏 星子宋氏是声震星子的名门显族，在明清之时乡贤屡出，有多人入载《星子县志》，且有两人人记《江西通志》。今庐山市华林镇的宋姓之民，大多为其后裔。星子宋氏的始祖当溯宋惟善。

■ 陈前金

经完全退出漠南地区。汉元帝竟宁元年(前33年)，匈奴人呼韩邪向汉求亲。王昭君出塞嫁与匈奴单于后，匈奴人又重新回到漠南，双方依汉元帝永光元年(前43年)的约定以长城为界。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(46年)，匈奴人一直居住在漠南。

匈奴是一个强悍的民族，是破坏者和野蛮人的代名词。公元1世纪，北匈奴逐渐向西逃亡，最后深入到欧洲腹地，引发了欧洲社会的大变动，改变了欧洲历史。鼎盛时期的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，战争的矛头指向了北欧和东欧。匈奴帝国的疆域东到里海，北到北海，西到莱茵河，南到阿尔卑斯山，盛极一时。

居住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的淦姓人氏就是匈奴后裔。《仪林淦氏族谱》是宋代大儒陆九渊作序。据该谱记载，南宋宋高宗在节度使金斌赖奏折时，因其名与“金兵来”读音相似，故赐姓“淦”而为“淦斌赖”。从“淦斌赖”可上溯到其祖“金光陈”。再往前推，虽然族系源流的记录均语焉不详，但起源是汉代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金日磾。金日磾(日音“mì”，磾音“dī”)(前134—前86)，字翁叔。本名为日磾，汉武帝赐姓金，故称为金日磾。西汉元狩年间(前122年—前117年)霍去病奇袭休屠王，休屠王被杀，年仅14岁的金日磾随昆邪王投降汉朝，沦为匈奴，被送到黄门署饲养马匹，后升马监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，深受武帝宠爱，赐姓金，以功拜车骑将军。后元元年(前88)，武帝欲立少子刘弗陵为太子；以其年幼，母少，就想托付大臣辅佐他。武帝遍察群臣，认为只有奉车都尉、光禄大夫霍光，忠厚可任大事，于是就派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霍光。后数日，武帝恐女主独居骄蹇，重演吕后专权故事，就赐弗陵母赵婕妤(即钩戈夫人)死。武帝去世后，金日磾与霍光、上官桀和桑弘羊共同受遗诏



戴复古狠心走了，这位女子十分伤心，写了一首《祝英台近》给他。

惜多才，怜薄命，无计可留汝。揉碎花笺，忍写断肠句。道旁杨柳依依，千丝万缕，抵不住一分愁绪。如何诉，便教缘尽今生，此身已轻许。捉月盟言，不是梦中语。后回君若重来，不相忘处，把杯酒浇奴坟土。

戴复古离去之后，她投河自尽。这首词成了她的绝命词，读来凄婉动人，尤其是“揉碎花笺，忍写断肠句”这一句。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不幸的痴情才女，在她投河的地方建了一座桥，叫碎花桥。如今，在武宁朝阳湖到西海湾的出口上，有重建的碎花桥，桥拱的洞壁上绘有这个故事。登上此桥，扶着汉白玉雕砌的栏杆，岸边杨柳飘摇，西海波光浩渺，想到这个凄婉的故事，真让人有些难以释怀。

这些才女虽然留下的作品不多，但就是这样的“一鳞半爪”，点缀在历史的烟云里，使武宁山水显得更加旖旎多姿。

宋惟善，字徵士，明英宗正统年间(英宗朱祁镇两度为帝，初次为帝年号正统，再次为帝年号天顺)身为锦衣校尉，是个下级军官。说起锦衣卫，人们总觉得它名声不好，这是受现今影视剧影响的结果。锦衣卫全称是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，因是宫廷十二卫所之一，故称锦衣卫。它的性质是皇官的卫队，主要职责是保卫皇官和皇帝的安全，也受理诏狱(皇帝钦定的大案)。只是自明中期武宗朱厚照(正德皇帝)之后，才与东厂并列，称为厂卫，遂逐渐演变成特务机构。宋惟善是英宗帝的护卫官。

宋惟善死于国难，为保卫英宗帝而死，堪称是一民族英雄。正统十四年(1449年)七月，瓦剌军大举入侵，英宗帝被宦官王振蛊惑，御驾亲征，但却被围困在河北怀来县东边的土木堡里。宋惟善作为锦衣亲军，正护卫在皇帝身边，敌军进攻土木堡时，乱箭飞来，惟善用身体挡住英宗帝，身受重创，英宗帝得救，接着他又冲向敌阵，拼命厮杀，最后战死沙场。此战之后，英宗帝虽幸存，但却被瓦剌军俘虏北去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。宋惟善出征之前，其妻已怀身孕，他叮嘱妻子南迁星子县，到舅父家去，便于照应，其妻便来到星子。惟善罹难，其妻生下一子，取名宋僖；僖又生有八子，宋氏便在星子繁衍起来。

有人说宋氏在星子的一支应始于宋僖，但宋氏宗谱则抬出宋惟善，他是一个让宋氏感到骄傲的人物。清代江西学者张尚瑗为宋之盛立传，也言“其八世祖惟善”，则宋惟善不仅被家族，亦被学界所推崇。

宋之盛是明清之际名震一方的一位学者，明亡后，以大明遗老的身份入清，以其先祖乃大明英烈而誓不仕清。清初顺治间江西巡抚蔡士英特聘他入主白鹿洞，授为朝廷一学官，他都拒辞不受。自居髻山讲学，与吴一圣、查世球、余日卓、查澈、夏伟、周祥发共称“髻山七隐”。著有《仁论》《程山问辩》《诗文杂编》《匡南所见录》等书传世。宋氏乡贤迭出，星子人也以他们为骄傲，在宋氏世居的华林镇白石咀，至今还留下了一个“大屋宋”的地名。

—[钩沉]—

遥祭1934

■ 周战线

自1927年9月9日工农革命军在修水县率先爆发秋收起义之后，修水多地发展农会，成立地方革命武装，不断加入红军队伍。

1932年9月，由于国民党第五十师和独立三十二旅等部坐镇渣津、马坳围剿苏区红军，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乘机报复，疯狂屠杀修水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。1934年7月，修水苏区全面失守，只剩下一些红军游击队。据估计，从画坪苏区失守至同年冬的短短几个月内，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多达1500余人。

国民党地方民团在塘城坳制造的“和冲惨案”和在白岭斑鸠坞活埋25名红军战士的“斑鸠坞惨案”及其周边系列惨案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。

塘城坳北面的炮台，就是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的牺牲之地。这是一个地势高约10米、横竖不足50米的小山岗，俗称炮台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数以万计的村民在以余经帮、杨碧环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下，举行过风起云涌的“杨祠暴动”“三打曹家庄”等革命运动，无数烈士就长眠在这片广阔的青山绿水之间。

1934年，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，在画坪苏区被敌人围困山上，高咏生指挥部队与敌顽强战斗五天五夜，损失惨重。6月7日，他只好命令部队突围。这时，他已负伤，命令参谋长严图阁带领部队从山右突围，他率领20余人，向修、通边境的黄袍山方向突围，在修水全丰的坑口遭上源保卫团李彬锡中队伏击被捕。敌人将他关押在上源曹家故保卫团团部。当时敌人以为他是个普通士兵，9日深夜，他假称要上厕所，一脚踢熄马灯，打倒看守的3个敌人，转身向门外跑去。敌四面追捕，因天黑路滑，高咏生不幸跌入深潭，壮烈牺牲。

天亮之后，敌人找到高师长遗体，派专人将他的头颅送往南昌行营请赏，悬挂“示众”，后将之葬于南昌董家窑。他的无首遗体则被葬于炮台。

炮台北面约30米的地方，就是孙家祠堂。当时全丰在敌五十师驻守“剿匪”期间，赤卫队转移噪里山上与敌展开游击战。由于敌五十师的高层有共产党员，没有对全丰及周边的赤卫队赶尽杀绝。后居住 in 桃树港的大地主周梯云因父亲被红军镇压，便向修水县的国民党总部告状，说五十师“有匪不剿，与匪同类”，致使五十师“见官矮三级”，官员均被降级三等。因此，敌五十师紧追围杀地方赤卫队。待只剩零星的游击队队伍，敌五十师才撤离。

这时国民党地方民团放话欺骗苏区干部家属说：“只要安分守己在家劳动，既往不咎”。由于父母及妻儿无法带走，很多苏区干部被迫回到家里种田，暗中与游击队保持联系。有一天，敌民团四散搜捕苏区干部，几个匪徒将家住炮台边上，正在田里犁田的乡贫协主席杨祖佑叫上田埂，一拥而上，将没有防备的杨主席捆绑推到炮台，对着他的后背连发两枪。杨祖佑的两个弟弟杨列华、杨列茂，也被抓起来关押。这年杨祖佑参加革命的四兄弟中，除了弟弟杨列应参加红军长征，在家的兄弟三人和周边其他同样在家的革命者，全部倒在血泊之中。

在炮台北面的小山上有一栋民房，革命烈士杨碧环就在这里被俘。在敌五十师走后，他们遭到地方反动民团的残酷围剿。一个晚上，杨碧环所率众人在些休息。到了后半夜，得到叛徒告密的民团冲进来，杨碧环杀出重围后被俘。匪匪将他押解到太清温泉劝降三天三夜。最后，他唱着《国际歌》，被匪匪押往沙坪的河滩杀害。除了一名14岁的号兵因主家女人谎称是自己的儿子脱险外，其余11人全部遇难。

1934年10月31日，塘城坳反动民团团长胡楷群和副团长胡玉山等人，将坚持游击战斗的县苏秘书胡慎行等37名区、乡干部捕获后，即施以酷刑再杀害于和冲的薯窖。这便是游击战争初期的“和冲惨案”。

2019年9月9日上午，笔者在“和冲惨案”旧址前祭拜革命英烈时，长城村12组77岁的村民杨列细讲述，房下老兄杨列海说，惨案发生的半夜后，他睡在屋后的阳沟坎下，听到屋后山上薯窖里有人不停的声音不停地哼叫。民团将37个革命者杀害于薯窖后，用木板封住洞口，怕没有气绝的革命者被人们开窖劫走或因其他原因逃走，白天派人在薯窖边守护。三天后，民团才通知遇害者的亲友，前来领走尸体。于是，有人搬来楼梯，深入窖底搬开一个个尸体，仔细辨认，认出自己的亲友的，便搬出薯窖领走，没有被领走的死者仍在薯窖里。

据了解，大革命时期修水稻田的平均亩产不足150斤。以全丰镇为例，九成以上的土地山林被极少数的地主占据，收取的地租占到收成的六成以上，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他们在被抓捕之后，明知性命难保，“宁愿站着死，不愿跪着生”，保持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崇高气节。